

| 人物

五月的麦田

朱林路

立夏了，庄户人家眼巴巴盼望的一场喜雨在夜里飘落下来，洗去一春的浮尘，如美妙的乐章演奏出和缓的韵律。恰如普希金说：“正是这一刻，春的转折完成了……”

熹微晨光中，着了雨露的青杏在绿叶间掩映着，诱人的身影与穿梭的燕子像在捉迷藏，引得一对小燕子鸣叫出一阵阵清脆的花舌音。朝阳照亮了大片大片的麦田，像无数金色的小蜥蜴在麦穗上飞快掠过，迎着霞光望去，麦田里闪烁出暖亮的光芒。

这个时节，如果你在冀南平原的大地上行走，远远地望去，到处都是惹眼的墨绿，到处都是平展展的、一望无际的麦田。那些正在孕穗扬花的麦子，在村庄与村庄之间，在田垄和田垄之间，一行拥着一行，一垄连着一垄，麦秆挽着麦秆，麦芒摩挲着麦芒，在五月的热风里，此起彼伏，舞蹈歌唱。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长气，再舒畅地呼出，顿时浑身通透起来。

母亲常说，麦子是庄户人家的

孩子。它们从秋分下种，经往年的寒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再过来年的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冬雪裹身，春雨浸润，夏风吹拂；它们在大地的心窝里，在庄户人的掌心里，被一天天细心喂养，一月月精心呵护，慢慢地萌动、返青、拔节、孕穗、扬花、饱满、成熟，然后在五月灿烂的阳光里，发出“呵呵”的惹人生喜的笑声。

我的村庄就泊隐在这大片的麦田里。回乡村时，我最着急的就是赶紧去村头的麦田里看麦子。田间的路边、沟边高大的白杨树浓密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地抖动，像和弦高声伴奏，飞舞的杨絮在麦田上面罩了一层薄雪，一株株麦子也像披着白纱的女子迎风起舞。

我是比较关注农事节气的人，这和我青少年时一直与父母在农田里摔打有关。农谚是节气的注释，“立夏麦锄牙”。我想再也没有比节气农事里的这句话，能把含苞孕穗的麦子说得这么生动形象的了。我在麦垄前蹲下身子，我知道麦子不

喜欢看我的影子，麦子喜欢真实。一株株绽开的麦穗像过门后的新媳妇刚抱了宝宝，慢慢敞开顶端墨绿色麦叶的襁褓，一个个麦穗几乎在同一天探出头，像婴儿的脸，绿软软的，微闭着眼睛，享受着阳光雨露、清风。我仿佛能看见香甜的汁液在麦秆里、在叶脉里欢快地流淌，听见麦穗啾啾吮吸乳汁的声音，这种奇妙的声音，只能用心灵谛听。

要说五月的麦田，就不能不说月光下的麦田。少年时代，父亲在外做工，我常帮母亲去给麦子浇灌浆水，有时我也去。浇麦田的顺序是乡亲们提前排好的，我最盼着的是，有月光的夜里。明月高悬，一个人走在麦田里，才知道大地是醒着的，齐刷刷的麦子不敢贪睡，赶着扬花、壮粒，有一种不事张扬的满足。午夜过后，困意上来，为了不让灌溉的水流乱了，我会把输水的水龙带在一个麦畦一头顺流流水，再走到另一头仰面躺下，把穿着胶鞋的腿脚担在麦畦沿上，这样就可以沐着月光，听着麦子的呼吸迷糊一觉。等感到脚下有了凉意，我就知道灌溉的水已覆盖满麦畦，赶紧起身再换一个麦畦。

麦田浇到一半的时候，高天的

月亮已西移了，看起来，夜里的月光是追着麦田奔跑的。多年以后进了城，我感觉城里的月光根本不叫月光，只能叫亮光。只有乡村的麦田里的月光才有生命，没有生命的月光，感动和欣喜是矫情的。大片的麦田围绕的村庄在月光下像孩子一样安静地睡着了，更像一个胎儿静稳地熟睡在大地的胎盘里，通往村口的那条小路，就像一条生命的脐带滋养着我的村庄。

这几年，为了节省灌溉的地下水，施行土地压采项目，村里不再大面积连片种植小麦了。那些在麦田间裸露的土地泛着白光，像大地的伤疤。画卷留白也许是把美感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而这些大地的秃疤，苍凉而败落，没有生命气息。在我看来，没有麦子生长的大地，乡村的春天也是不完满的，走在上面也缺少内心踏实的感觉。

正午时，戴胜唱响麦收的序曲。我独自一人站在麦田里，看见整片整片的麦田向着五月招手，和阳光热烈的亲吻，抖动在呼呼的热风里，一浪一浪赶过来，拥挤到远处的天空。科技日新月异，庄稼一年年丰收，机械化程度也一年年提高。如今过麦秋，乡亲们不用起五更睡半夜了，联合收割机像一艘艘战舰，驰骋在金色的麦海里，转上

两个来回，就把干干净净的麦粒卸在了农用车上，装进粮袋回家晾晒就可以售卖了。乡路上牲畜拉车繁忙运输、打麦场上赋权舞动的那些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劳动场面，已慢慢成为记忆和历史。“割麦子喽——”，那悠长清脆的喊声也不会再惊醒乡村少年香甜的晨梦。镰刀告别了麦田，唯有麦子还在固守着乡村。麦子的生命是诚实的，一个小麦的品种质量可以多年不会发生变异，麦穗怀揣着清香踏踏实实地在一个村庄繁衍生息、哺育我们的生命。而我呢？我正在远离麦田，把自己发酵成面包，失去原本。

五月，是麦田在四季里最辉煌的一个月。我不可能把五月的麦田全部描述出来。五月是一个最美好的月份，有成长，有成熟，更多的，还有令人心动的收获的期待。六月，这些壮硕的麦子，在火热的南风里，就会翻香涌浪了。

氤氲的麦田上，好像有若干顶金黄的草帽被南风旋起来，飞满乡路、飞满五月的原野。如果在一个星光满天的晚上，让我躺在打麦场上，我想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失的东西，而是深深地呼吸那些刚打轧完的麦秸秆在晚风里散发出的浓郁的带着阳光的麦子的芳香。

| 新大运河散文

运河风骨

张莹



张莹，沧县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半旧时光》等散文集4部。

运河之上，舟行缓缓，两岸生香。这是此刻运河的样子，温润清远，弯如摇篮，揽你入怀。在这里，千年历史，文化血脉，商贾往来，生民繁衍，一走来。她的跳跃，她的灵动，忽然在某个瞬间，不由会让人眼睛发潮，如此感动。

时间往前一些。

1947年6月，本是骄阳似火的日子。而那天夜晚，却突降暴雨，暴雨中运河呜咽，运河中竹筏人影晃动。他们奔向一座城，他们要解放一座城，他们要开创一片好日子。

运河之上，石桥斑驳残缺，却依然用全身的力气，挺立着。桥面，有持枪飞奔的战士，身体前倾，脚步腾空，唯有勇往直前。

这是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不知道谁拍下了这个瞬间，但这个瞬间，记下了运河上那场战争——青沧战役，还记下了运河两岸儿女的铮铮铁骨。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运河，雨后异常清新的她，迎来了满天霞光。沧州早于新中国成立两年解放，英勇的运河儿女，整装出发，离开家乡，投入到解放全国的战争中去。

朱德听闻，写诗祝贺：飒飒秋风透树林，燕山起野阵云深。河旁堡垒随波涌，塞上烽烟遍地阴。国贼难逃千载骂，义师能奋万人心。沧州战罢归来晚，闲眺滹沱听暮砧。

前辈一个“闲”字，寄寓后世多少的安宁喜乐。照片上的桥，是现在的解放桥，安然，宁静，蓬勃。

时间再往前一些。

那些帅气的小伙儿，在大运河畔，唱响青春壮怀激昂。22岁的刘格平，来到大运河畔的沧州市第一中学，创建了沧州第一个党组织，自此，革命的火种在运河两岸，燃起燎原之火。

张隐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回到运河岸边，成立了北方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马本斋，领导了被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季振同，沿着运河出发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还有，邱玉森、刘子芳、刘清廉……一个个年轻的名字，伴着南来北往的运河水，起起落落，一路奔腾，滋养着运河风骨。

风骨里，是民族英雄左宝贵，运河岸边从军、血战朝鲜抗击日军的英勇；是喝着运河水的韩信，忍胯下之辱，百炼成钢，成功打下大汉江山的志存高远……

时间往后一些吧。

运河岸边，那座青灰房子，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遗址，这里曾经培训了大量干部，护送了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如今她悄悄诉说着往事，未来可期；胜利公园，苍松翠柏，庄严而富有生机，是辉煌，也是山高水长；季振同旧居，安静端然，不动声色地给人力量；马本斋纪念馆，是春色几许，看人来人往……

徜徉运河岸边，如珠的遗址遗迹、纪念设施，记述着辉煌历史，涤荡着内心，静默而有光芒。

那天，我去迎接季振同92岁的女儿。她是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老人家一路静默着，看运河水缓缓流淌，忽然扭头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的家乡，我是沧县的女儿、运河的女儿。

经过万般苦难，从不轻易流泪的她，眼睛里蓄满了泪水，从容淡定中，是看得出的柔软欢喜。

时间再往后一些，是你看到的此刻，九曲运河，风骨飒然。

真正热爱的人，是无所谓时间与空间的，终能在心里植一条永恒的“运河”，绵延风骨，热烈如歌。

| 文讯

肖靖小小说《阳光正好》被《小说选刊》选载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日前出版的第6期《小说选刊》微小说栏目，选发了我市作家肖靖的小小说《阳光正好》。

《阳光正好》原载《当代人》今年第3期，描写了一个小女孩被人贩子拐卖、最终获救的故事。人贩子带着被拐卖的孩子，在一个面馆吃饭，被面馆老板发现异常。于是面馆老板通过摔勺子、赔勺子的举动挑起冲突，智斗人贩子，救下小女孩。

肖靖，河北省作协会员，青县作协常务副主席，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沧州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60多篇。

| 在场

寻找麻雀

孙运池

我是一只喜鹊，我已思念了麻雀们大半个冬天又大半个春天。麻雀们是在去冬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后消失的。大雪过后，北风刮起，气温骤降，积雪经久不化，鸟类觅食困难。冻馁交加，麻雀们飞走了，走得无影无踪。

麻雀与我们喜鹊一年四季不曾分离。我们以小树林为家，房子搭建在高高的白杨树上，麻雀们常来做客，在树枝上叽喳喳鸣。有时它们也以小树林为家，夜宿在枝丫上。他们的家有多处，柴垛间、屋檐下、枝丫上、草窠里。眼下，春暖花开，百灵、八哥都飞回了小树林，却看不见麻雀们回家，难道它们落脚在了别处？于是，我开启了寻找麻雀之旅——

我飞向了打麦场，那里是麻雀的老家。几十年前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几百只麻雀密密匝匝落到平展的打麦场上，如灰色绒球般弹跳着觅食。当有人赶车从场边走过，它们齐刷刷飞起，在空中织成宽大的网片，上下飘忽。人车远去，它们又挣破网片落到场院。当再有人车经过，它们又齐刷刷飞进场边枝叶茂盛的槐树上，叽叽喳喳，一树鸟语。夜晚，它们就夜宿在场院边的柴草垛中。

当我飞临记忆中的打麦场上空时，却恍惚了，打麦场不见了，坐落在上面的是一排一排的红砖瓦房。场院四周的柴草垛不见了，老槐树不见了，场边那条千年古道也不见了。人们不再再把连带着籽粒的小麦、玉米、谷子等秸秆拉到场院里来晾晒，不用轧场扬场了，只把联合收割机脱下的籽粒在马路边晾晒后，或存或卖，原来那样隆重的麦收或秋收就这样简约地过去了。秸秆粉碎在了农田里，柴草垛也就没了。麻雀觅食、夜宿的地方都没了，它们怎会到这里来？

我悻然离开“场院”，转身飞到村庄老房子的上方，30年前老房子的场景也浮现在眼前：一户人家的院落里石榴树和枣树高过院墙，五月天里，阳光暖热的早晨，石榴花盛开吐艳，枣花弥漫芬芳。我带着伴侣飞落到已有十多只麻雀叽喳喳闹的石榴树上。我和伴侣呱呱尖叫，十多只麻雀竞相鸣唱，屋里主人喜笑颜开。不一会儿，屋里吱吱一声开了门，我和伴侣吓了一跳，麻雀们却丝毫不惊，而是身子向下倾斜、眼睛望着主人叫得更欢了。院落里的鸡鸭鹅则高高地扬起脑袋、欢叫着将主人围拢。这是主人给家禽撒食来了，主人撒下高粱、谷子，家禽们忙不迭啄食。麻雀们斜刺里冲下，同家禽们争抢起饭来。家禽们没有驱赶它们，仿佛它们是自己的家人；主人也没有驱赶它们，仿佛是自己豢养的飞禽。我和伴侣只能钦羡地看着。麻雀不但与家禽共餐，晚上还要与家禽共眠在同一屋檐下。

凭着记忆，我飞到了那户老房子的上方。俯身观瞧，只见石榴树和枣树枝丫蓬乱，看不到鸡鸭鹅的影子，院落里寂然无声。没有了家

禽，没有了主人撒下的高粱、谷子，麻雀怎会到老房子里来？

我飞出村庄，飞向草洼。草洼里有麻雀们爱吃的各类草种，有它们喜欢栖息的草窠和苇秆。草洼天高地阔，任鸟儿飞翔。这里有云雀高空鸣唱，有仙鹤草地起舞，有野鸭水中嬉戏，有老鹰低飞展翅。麻雀们曾把这里作为生存的天堂。可我飞到草洼上空的时候，我却看到了另一番地貌：遍地的蓬蒿、芦苇、茅草不见了，被稀疏的浅黄色的麦苗所取代。草洼改造成了农田，有排水沟田间纵横，有水泥路边环绕，沧桑巨变。仙鹤没了，老鹰没了，野鸭没了，就连云雀也只看到了一只，其身影是那么孤单，其鸣唱是那么单调。没有看到麻雀的身影。

我又飞向了茫茫田野。田野，万物生存的依托之地，我想，麻雀若是回来了，在田野上准能找到它们。田野里，有麻雀们啄食的谷粒和草种，有它们育雏必需的鳞翅目飞虫，有它们夜宿的田埂和草丛。

浅绿色的麦田里，人们正在喷洒农药。我耳边仿佛响起麻雀的谆谆提醒：麦田里的野菜不能吃，地边上裸露的种子不能吃。为了治虫，为了灭草，人们一次次地喷洒农药，为了防止种子被田鼠啃食和蚂蚁拱食，也在种子里面拌了农药。

田野中有很多小生灵，因误食了含农药的食物而丧命，有的已经灭绝，在本地被称为蛇虎溜子的小蜥蜴，已好多年看不到了。草蛇、田鼠、刺猬、野兔等大量减了。我们鸟类同样大量减员，窜窜鸡、大头狼、小花燕、虎皮等已很少看到。就是生命力极强的麻雀和我们喜鹊的数量，也明显减少。田野上怎能少了麻雀呢？在它们哺育雏鸟的时候，连草籽谷粒都顾不得吃，天天不停地捕捉鳞翅目小飞虫。它们养大了雏鸟，也回报了人类，除掉了那么多的害虫，为庄稼减少多少损失啊！到了冬天，麻雀们啄食杂草的种子和隐藏在秸秆中的虫子，又为来年庄稼减少多少杂草和病虫害呀！

找不到麻雀，我没精打采地飞回小树林。这里还有十多只小鸟儿在树枝间一窜一窜穿行，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像极了麻雀。“是麻雀兄弟吗？”我急切地喊。它们没有回答。我急速地贴近它们，看清了，这是麦溜子。他们全身的羽毛颜色较麻雀深些，头顶上还有一撮不太明显的前突的绒毛。他们主要活动在麦田里，机智而敏捷，常在麦垄间一窜一窜，飞行速度很快。“你们见到麻雀了吗？”我问。“见到了，它们留在鸟儿国了。那里阳光充足，温暖舒适；那里森林茂密，鸟儿成群；那里不用农药治虫，稻田里和森林中的虫子几乎被我们鸟儿吃光；那里有大片农房的屋檐下供麻雀们安歇，有宽敞的打谷场供麻雀们餐食。”“它们还回来吗？”它们忙着捉虫，没有回答。“我们做朋友吧。”“好。”有了这些酷似麻雀的新朋友，能让我搁下对麻雀的思念吗？

| 评论

贯通古今中外 契合历史未来

——读李兴昌的《纪晓岚研究论集》

田恩中

在纪念纪晓岚诞辰300周年之际，恰逢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长李兴昌《纪晓岚研究论集》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这是对纪晓岚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对纪晓岚研究领域的全面提升，更是作为纪晓岚故乡人对先贤的告慰。

李兴昌从事法律工作时，工作之余，研究古今狱趣事，挖掘纪晓岚司法理念。其《漫谈<阅微草堂笔记>的司法观》等文章多次荣获沧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所著随笔集《让历史在某处定格》在业界引起强烈共鸣。担任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长后，他研究纪晓岚《四库提要》的同时，认真研读了《西方文化史》，比较出同时代的纪晓岚比狄德罗超前性。

李兴昌研究论集有独特性。其一，坚持了研究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纪晓岚研究的理性思考》提出“理性是一种人生态度。纪晓岚是历史人物，对其研究的理性思考在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把握纪晓岚研究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客观性，以避免纪晓岚研究的庸俗性、片面性和简单性”。对“把握好角度，增强研究纪晓岚的活力；把握系统方法，提高纪晓岚研究的层次；把握比较研究方法，彰显纪晓岚文化个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具体的思考途径做了论述，强调纪晓岚研究方法的重要。

其二，大胆假设，敢于创新，不失客观公正。《论集》体现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关系”的优良学术品格，其观点主观臆断，论述不天马行空，所有论证过程深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纪晓岚文化的土壤，分析透彻，逻辑性强。《纪晓岚与狄德罗的比较》《试论<

阅微草堂笔记>的哲学观》和《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司法观》等文章，都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试以现代性观点解构纪晓岚》一文，读之耳目一新。阅读时，不免提出疑问，纪晓岚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呢？读完此文，会觉得，纪晓岚生活时代的前后历史时期，世界潮流，现代风标，已悄悄地浸润着那个时代的文化觉醒者。现代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在纪晓岚的思想深处留下痕迹。所以，作者敢于大胆设问，以现代性视角对纪晓岚予以解构，从而为了解纪晓岚对康乾盛世的独立思考打开一扇窗。

其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注重研究成果转化。《论集》对学术成果转化、如何发挥研究历史人物的现实作用，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关于纪晓岚文化开发的思考》着眼于纪晓岚文化开发的有利因素，论述了搞好纪晓岚文化开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有关“明确思路，培养理性思维；认识规律，增强辨别力和创新力；发挥合力，实现有效链接；把握方向，实现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双赢”等问题的体会，展现了纪晓岚文化开发的美好前景。再如，作者通过介绍与纪晓岚有关的六个案件，以“警示明鉴”之语，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人性之劣根。进而劝诫当代人只有时刻敬畏法律、敬畏人民、敬畏良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拒绝各种诱惑，守正修德，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不枉一世。

纪晓岚生在《诗经》之乡的沧州，吟诗作对，出口成章，得益于地域文化的熏陶。好作家都是有“产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它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其精神家园。经验存诸窖藏，有精神扎根的地方，根